

农家
往事

张祥福

黄梅水来诃鱼忙

“黄梅水来诃鱼忙。”这是一句流传在水乡农村的谚语。的确,每年的黄梅来水季节,是诃鱼的最佳时机。那是因为,各种野生鱼类经过一个冬春的休眠状态,一旦遇到初夏季节的黄梅来水,便会迫不及待地戗水出游,逆流而上,给人们捕捉它创造了极好机会。

我的老家舞阳街道塔山村(原为武康镇木桥村),在县城尚未开发前,港漾纵横交叉,塘潭星罗棋布,各类野生鱼甚多。每年黄梅来时,村民们便会抓住机会,大显身手,使出各种招数来诃鱼,每每收获颇丰,令人开心不已。

那时,黄梅来水诃鱼,有多种多样的方法,但最普遍的是使用扳网。村上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家都有扳网。因为扳网诃鱼不仅成功率高,而且操作起来比较轻松省力。扳网诃鱼要想取得好收获,网址的选择很重要,一定要将网下在鱼儿喜欢戗水聚集的渠道、涵洞等处的出水口。村子北面有个叫大闸口的渠道出水口,每年黄梅来水时,人们便纷纷来到这里张网诃鱼。几十张扳网一字排开,一天下来,人人都收获满满。有一年,我起了个大早,抢先将扳网张在了离出水口最近的位置,结果这一天,竟扳到了鲫鱼、黄颡、鲈鱼等野生鱼10多斤。

扳网诃鱼,看不见,摸不着,

有较大的偶然性。因而不能急于求成,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常言道,十网九网空,一网就成功,收获也许就在下一网。记得有一年黄梅来水时,我的一位叫三毛的堂伯,连续扳了一天的鱼,只诃到了几条小白条、鳊鲃之类的小杂鱼,但三毛伯不气馁灰心,一直坚持不收网。果然,傍晚时分,忽然一网竟扳起了5条红尾巴白鱼,足足有十五六斤。

装倒刺笼,是黄梅来水时另一种诃鱼方法。倒刺笼是用毛竹篾制作的一个圆形笼子,长约1米,直径50来公分。笼子的一头装有一个鱼儿只能进不能出的,形似漏斗的倒刺罩子。倒刺笼大多选择安装在渠道的出口处。安装倒刺笼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安装时机。发大水的一天不能急于安装,让鱼儿尽情戗水游入渠道内。待大水即将开始退去时,便迅速将倒刺笼装上。此时想急切回归河港中的鱼儿便会慌不择路,一头钻进笼子。

安装倒刺笼诃鱼,必须注意两个细节。一是在笼子安装过程中,一定要用泥巴杂草等堵塞好笼子两边,防止鱼儿从两边缝隙中溜走。另外,不能将笼子完全浸没在水中,应该将笼子的尾部稍稍露出一些,否则游进笼子的鱼儿会被闷死。

装倒刺笼诃鱼,只要时间地段掌握得当,收获也是有保障

的。一次我在庄琪畝的一条渠道里装了一只倒刺笼,仅一天时间,笼子里便游进了各种野生鱼七八斤。

拦坝等鱼,采用此法诃鱼,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,在我们村却经常使用,而且收效甚高。拦坝等鱼,总是选择在河面较窄,河床较浅的叉港中进行。具体方法是:一场大雨过后十来个小时,待鱼儿戗水游入上游后,立马在河中打上几个桩,用芦苇或竹帘拦成一个坝,两侧留出两个口子,用虾网(也称赶网)挡住,待戗水而上的鱼儿回落时,便会进入虾网内,故称等鱼。拦网等鱼,坝要拦得紧实,帘子底部不能留有空挡,以防鱼儿逃遁,同时装网的口子边上要插上树枝之类的加以伪装。因为鱼儿有较高的警惕性,一见人影就不敢靠前。拦坝等鱼比较繁杂辛劳,但回报有保证。我老家后面有条不宽的叉港,每年黄梅来水时节,我总会邀上几个伙伴,进行拦坝等鱼,每次总有10斤鱼的收获,从不落空。

罩笼诃鱼,是难度最大,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诃鱼方法。罩笼是由一根根一头削尖的竹签子编制而成,高约1米,底部直径50来公分,上面口子较小,约30公分。罩笼诃鱼的目标,主要是在来水时戗入渠道中、田畝里的鱼儿。采用此法诃鱼,需要用心观察鱼儿的动向。一旦发现游动的

鱼儿停顿后,便要迅速赶过去将其罩住。不过要想捕捉成功,不仅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,而且行动既要迅速快捷,还要做到轻手轻脚,稍有不慎,鱼儿便会逃之夭夭。村上的有才伯、阿狗伯、火林叔等,都是罩鱼高手。他们眼明手快判断准确行动迅速,因而屡屡得手。我也曾多次使用罩笼诃鱼,但因缺乏观察能力,加上性子太急,成功率极低,很多次甚至空手而归。

黄梅来水诃鱼,花样百出,但最有趣的非装跳诃鱼莫属。何谓装跳诃鱼,其实就是在渠道口一侧装上一口虾网,跳跃的鱼儿因为高度不够,而中途掉落下来,由于鱼儿喜欢斜着跳跃,恰好自投罗网,跳进了虾网。不过,装跳诃鱼有个前置条件,即渠道的出水口与河港的水位落差必须要在1米以上,否则鱼儿会直接跳入渠道而逃过一劫。装跳诃鱼虽然轻松省力,成功率也较高,但整个村子符合装跳诃鱼的渠道出水口仅3处,因而能得到装跳诃鱼的机会十分困难,我在多年诃鱼经历中,只抢先得到过3次机会,每次都有五六斤“老板”鲫鱼跳入网中。

俗话说,诃鱼要比吃鱼味道好,黄梅来水诃鱼,虽已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,但那有趣的诃鱼场景,却深深留在我记忆里,始终难以忘怀,这就是乡愁的魅力。

开学那天,父亲坚持把我送到车站,临别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告诉我前面的路要好好走,别回头。我也不敢回头,我怕眼里的亏欠落下。

转眼又是好多年,我也到了父亲当初的年纪。有了儿女,我更能体会父亲培养我是多么的不易。

就像这夏天一样。它也是有爱的,它的心里装着大地,总想着竭尽全力,把自己的日光和雨水尽可能多地给予大地。终于,在夏至这一天,它的爱,达到极致。

我们的父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

民间
记忆

沈丽洁

铃声未央

1995年秋天,家里那条红色的电话线,像一株新生的藤蔓,终于从邮电局的灰色水泥墙攀进了爸妈的卧室。那部红底白色按键的座机被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,盖着一块新手帕。每次铃声骤响,我便成了风火轮——趿着拖鞋冲过去:“喂?找哪位呀!”

这个年份,全村没几部电话机,自从我家有了这个红色“信号站”,邻居、亲友就常来借着打,号码一公布,外面也经常打进来找这个找那个,我一下成了公益接线员,揽上乡村的“114业务”。

我记得隔壁姐姐的中专录取电话是打到我家的,来电已经晚上八点多,学校大概也知道,夏天的农村晚上不到八点钟电话机前没人。爸爸接起来,告诉那边等一刻钟打来,并马上嘱咐我去叫人。我们两家就隔一堵墙,我趴在二楼栏杆上往天井里看,他们家吃饭间灯还亮着,玻璃窗里邻居伯伯赤膊坐着,嗦一个螺蛳咪一口小酒。我使劲喊了几声之后邻居姐姐听到了,马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。不过两分钟,他们家四个人陆陆续续踩着我家木楼板上来,很快爸妈的小卧室就显得很拥挤,骨牌凳、沙发、小竹椅都坐着人。果然,一刻钟后铃声再次响起,姐姐去接,爸爸把电视关掉,大家瞬间安静下来。这个电话打了五分钟左右的,学校似乎是交代了一些事,姐姐中途还让我拿纸笔给她记录。一个月后,她拖着行李,去了自己心仪的学校,在校期间,她和家里联系都是通过我家的电话。

还有个和有线电话同时代的主流通讯工具叫寻呼机,这个可以别腰上的灰黑色长方形小盒子不便

童真
时代

麦琪

蝉声里的旧时光

吃过晚饭,山里开了一个来回。越往里,蝉鸣声声入耳,裹着黏稠的暑气粘在皮肤上,不禁让我想起了在山里纳凉小时候。那些被蝉鸣填满的夏日记忆,嗖地一声,却把我的童年拉得很长很长。

山里的夏天确实有种特殊的魔力。小时候爸妈忙着在武康做生意,每年一放暑假就例行公事般把我丢在山里阿婆家,这于我倒是“正中下怀”。我非常不喜欢武康的公寓房,巴掌大的地儿总觉得无法施展拳脚。而在山里阿婆家,屋前是四四方方的天井,屋后是紧挨着大山的片片竹林,我可以由着性子尽情奔跑。

夏至后的山野,蝉绝对是“霸场主角”,它们攀附高枝,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,把滚烫盛夏搅得沸沸扬扬。清晨的山雾还未散尽,第一声蝉鸣便像银针般刺破寂静,接着是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顷刻间,整片山林都淹没在绵密的声浪里。村里的大人总是摇着蒲扇说“蝉叫得越凶,日头就越毒”,可我们这群乡野孩子却兴奋得很——蝉声越响,说明能捉的“知了”越多。

捕蝉的竹竿须得用新竹,我总是缠着阿婆帮我做。后山毛竹林里,阿婆专挑那些青皮未褪的嫩竹,指节叩上去发出“咚咚”的空响。削去枝杈时,竹汁渗出清苦的香气,沾在掌纹里可以三日不散。我们拿了竹竿跌跌撞撞地跑,阿婆见了总要念叨:“细竹竿打人最痛哩”,我们便嬉笑着把竹梢弯成满月,弹几滴露水吓跑圈养着的老母鸡。

蜘蛛网要趁晨露未干时采好。老屋的飞檐下总挂着新织的蛛网,我们用竹圈轻轻一旋,那网便像扯散的棉絮缠上来,竹杈碰到蛛丝的刹那,还能听见极轻的“啪”的一声。远远望去,沾了露水的网丝渐

宜,但胜在携带方便,好歹也在市场上停留了十多年。寻呼机不能拨打电话只能看信息,蜂鸣声一响,屏幕上跳出客服发来的“某某呼叫,请速回电”,机主第一反应就是到处找公共电话回复。就说过年的时候打麻将,那一桌叔叔伯伯腰间此起彼伏的寻呼声,必定是姨姨婶婶们在催他们回家。寻呼机服务按字数收费,沟通越简洁越好,所以那些年用寻呼机的人都练习着长话短说。

三十年,时间它等过谁。通讯科技飞速更新,技术浪潮一波卷一波,我们也在更新中享受技术变革带来的精彩。有线电话变成了大哥大、小灵通,后来有了翻盖手机、滑盖手机,如今满街都是大屏、折叠屏智能手机,人和人的物理距离天涯变咫尺。来电铃声由枯燥的“叮铃铃”到MP3、和弦铃声,今天高清无损的海量数字音乐资源一键设置,多了选择,却少了珍藏的意义。我多怀念用电话机偷偷给闺蜜在点歌台送生日祝福的日子,那时的音乐很稀缺,那时守着电话线聊八卦的青春很具体,就连进进出出在我家打电话接电话的邻居都留着清晰的背影。

在回忆里翻箱倒柜,寻呼服务台关了,我们却真的学会了惜字如金。当年少的我们一个个离开村庄,当熟悉的邻居不再需要我传话,就算朋友圈点赞如星雨,就算信号已经5G+,依旧抓不住掌心流年似落花。从黄昏走到清晨,满身晶莹,被时代卷走的不一定会被身体遗忘,细胞代谢依旧留有记忆,虽然座机越来越少,手机越来越先进,可塞班系统开机画面的声音犹在耳边,铃声未央处,我们都曾是背后的主角。

随笔
小札

晓奕

夏至:遇见地久天长

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父亲在院子里坐了好久。风把地上的烟灰吹得七零八散,也把我的心搅得七上八下。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直至缩为脚下的一个圆点。

父亲捡起一朵被风吹落的木槿花,看了许久,像是在凝视过往,又像是在打量岁月。

木槿花在院边生长了好多年,上小学时它才胳膊粗细,如今都快赶上碗口粗了。它旁边,月季花、鸡冠花和牡丹花都曾葳蕤繁茂过,却终究没能在贫瘠的泥土上熬过葱茏岁月,成了院边的

匆匆过客。每年夏至前后,它都会开花,只不过开得不温不火,从未引得路人侧目,终是无声无息,黯然飘落,化为尘土。可今年它开得特别艳,父亲说,木槿花寓意着美好,家里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。

好事情真的发生了。我考上了大学,圆了自己也圆了父亲的大学梦。好多村里人都借故来看花,说这花开得真好,这家人也不错。有人提起了当年的事,说父亲就差几分没考上大学,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,家里缺少劳动力,他也就没再坚持,回家种地

了。父亲笑了笑,没言语。无人问津的角落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,还真有些不太适应。

那天我陪他坐到很晚,太阳也很懂事,一直挂在天边,不肯落下。他和我说了很多,漫无边际的,什么话题都有,其间他还问我,将来有什么打算,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吧,现在还考虑不了那么多。父亲说也对,好多事情就是这样,走一步看一步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后面的话我不记得了,大抵都是些鼓励我的话。只记得,门前湖畔的蝉鸣个不停,像吉他的和声,很美。

生活
物语

朱辉

怀念一把油布伞

前年夏天去丽江,住了一星期,天天下雨,但每次十几、二十分钟就停了,继而艳阳高照。过了两小时又突然下起来,没多大一会儿又停了。丽江地下商业街贯穿闹市区,沿路有许多出入口,所以遇到下雨,下去避一会儿就行了。

然而最后一天,雨从前一天晚上下起,到了中午还不停,我只得去酒店对面的便利店买伞。雨衣和折叠伞都是25元,我选了伞。

丽江火车站在玉龙县境内,离闹市区十多公里,坐公汽将近一小时。下了车打伞去候车大厅,还没走到门口,伞就坏了,掉了一个重要的螺丝。想回头去便

利店换,来回得两小时,时间紧巴。不换,下一站昆明,天气预报那里也在下雨。

思来想去,还是算了。等到了昆明,果然在下雨,在站内等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停了,好在之后再没有下。

经此一事,对于折叠伞更多了一点偏见,觉得它们普遍没有长柄伞扎实,出问题概率比较高。也难怪各国领导人出访,遇上雨天打的都是长柄伞。

说起结实耐用,长柄伞又不及我童年用过的油布伞。上小学时,遇上雨天我就打着那把油布伞,爷爷说这把伞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。伞架是竹制的,看上去异常结实。伞面看不出用的什么

布料,桐油刷过以后显得很厚。上海的夏天,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一股台风,常常去上学时还风和日丽,放学时狂风暴雨来袭。虽然回家的路不过几百米,却十分难行。好在有那把油布伞,只要掌握好方向,再大的风,用它顶着也能缓缓前行,直至家门口。

到了70年代末,这把油布伞便退役了。其实它还好好的,还能用上许多年。只是同学们大多已经用上了金属伞架的长柄伞,看上去轻便美观。更有一些同学有了折叠伞,下雨天便带到班上显摆。相形之下,我的油布伞显得格外老土,让人觉得是乡下人的雨具。

到了80年代初,雨伞进一步